

武曉霞 台北縣教育局學管課長

台北縣原住民族教育的發動機

幅員廣大的台北縣，在過去是許多出外人落腳的新故鄉。台北縣原住民學生數自國小到高中約有八千多人，跟平地學生比較起來僅佔百分之二左右，不過，原住民族教育的推動，是台北縣教育局非常重視的一環。主管原住民族教育的學管課，是台北縣教育局讓原住民族文化得以在學校教育推展的主要發動機，帶領著學管課向前衝的武曉霞課長，也同樣在具體行動上，讓人感受到她對於原住民族教育的關心。

武課長回憶她在剛接下學管課工作時，原本以為原住民族教育只是一個業務，在推展相關工作後才體認到對原住民教育的認識是膚淺跟不足的，「例如以前辦『弭平落差，關懷弱勢』的計畫，按照過去的業務執行經驗，我們認為只要認真爭取經費，把錢砸下去，大概就可以解決問題，可是後來更進一步瞭解，拜訪



了烏來國中小，發現那些都是我們一廂情願的想法」。該如何辦好原住民族教育，挑戰著武課長的教育行政思維。

每次見到武課長總會響起那爽朗的笑聲，她是個講話速度很快，做事認真積極，用力尋找創意解決教育難題的教育行政主管。武曉霞課長的大學部專業是生物學，後來念中正教育研究所，本來在學校當幹事，考上高考後進入教育局展開公務員生涯，武課長從基層做起，從課員、督學、社教課長，到現在的學管課課長。為提升對教育知識的專業，也在政大教育研究所在職進修攻讀博士班。當我們開玩笑地問她是不是本著生物多樣性的訓練在關心原住民文化多樣性時，她說是意外地發現母親那邊其實有一點原住民血統，也許因著這個緣份才會做起原住民教育工作，她笑著說自己可能遺傳有原住民開朗樂觀的民族性吧！

對於原住民學生的表現，武課長以小一學生注音符號檢測的結果，來說明原住民學生在學業上所面臨的問題，「我們曾經就對小一學生的注音符號做過分析檢測，分析數據之後，發現新住民的學生落後一般學生的平均，但是再跟原住民學生比的話，原住民學生反而是最落後的，而且是非常顯著。我們很訝異，原住民的學習落差居然從小一的階段就已經產生

了。」面對這個會說話的數據，武課長開始覺得「代誌大條啦」，原住民學生的教育問題似乎比想像中來得嚴重！

2004年成立原住民教育輔導團，是台北縣在原住民族教育工作推展下的創舉與策略，她說這是來自基層校長們提出的創意構想，特別是鄉土語言輔導團團長游校長的積極爭取，「本來原住民教育輔導團在整個鄉土語言輔導團底下，只能有九個團員，如果說要分給所謂的閩南語、客語，再分給原住民語，基本上是不夠的，我們認為原住民族教育的部分要投入的心血應該是最多的，原住民族語已經在加護病房了，如果沒有多一點的人力去組成，終會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而原教輔導團有哪些積極的作為呢？武課長藉由母語演講比賽及族語師資的聘任，來說明原住民教育輔導團在工作推動上的用心與創意。「對於原住民講母語的這一塊，其實是我們覺得相當吃力的一項工作，我們為了凸顯這一塊，以前原住民的演講是融入在所謂的國語文五項競賽裡面，為了讓他更受重視，我們把它特別獨立起來做比賽，讓大家更重視，參與的學生也比較容易得獎，另外各校也反應說，所有的母語師資很難去聘，今年就要求九大區，台北市有分九大行政區，九大區都找一個學校來幫那一區辦理所謂的共聘，等於說，我這裡十個學校就由樟樹國小統一來辦理共聘，這樣聘了以後有什麼好處？學校在排課的時候就會幫族語支援教學人員錯開上課時間。」由此可知，原住民教育輔導團的成立確實讓台北縣的原住民教育工作，擺脫了過去的固定模式，多

了一些新的作為。

提及教育局與原民局在推動原住民族教育的業務上如何相互配合時，武課長從摒棄原有行政自我中心的觀點來說明：「民族教育歸原民局，那民族語言跟一般教育歸我們這邊，可是兩者工作會有重疊，提到對原住民學生的輔導部分，未來是希望可以用相加相乘的作法，在我們的體系裡面，可能本來就有對特殊學生做一些培養，我們很希望跟原民局合作的是，他們未來可以列出哪幾個單項，或哪幾個專長是原住民學生特別具備的，由我們的體系去幫他們做調查，因為我們去做調查是比較容易，我們也願意透過我們的系統來培訓，原民局也願意提供經費、人力，一起合作長程的培育，這一點我們台北縣這兩個單位目前已經有開始在做整合，尤其是《原住民族教育》法通過之後，我們有嘗試整合，希望能夠達到效果」。

武課長提到目前台北縣還有一個蠻大的壓力，就是輔導團正在處理96學年的族語測驗，輔導團是希望能夠先解決學生未來升學加分優待需有族語能力證明的當務之急，雖然中央已經確定要測驗，可是相關的配套又看不到，所以，現在輔導團為了未雨綢繆，將會花很大的心思在族語教學的推動上。